

周家駒主編

上海足球

序

足球之在上海，已有四十年以上歷史，而與華人發生發係，亦遠在有清末葉。其間自學校之孕育，而逐漸普及於各個階層，固有一段不容磨滅之成功史，值得大書特書，以垂永遠。惜乎四十年來，猶未有一賅括完備之史乘，足資後來考證。雖其間主管機關，間亦有期刊與手冊之發行，報章雜誌，亦時有典章及經過之紀載。惟零編斷簡，半鱗片爪，不足以言系統，亦未備乎史書之體例，僅爲一種斷爛朝報而已。周子家騏，服務於上海體育界者，垂二十年，其與華人足球運動自胚胎以至成長，自萍末以迄揚厲，咸有密切之關係，所耗心力，尤具勞績。近以休養餘晷，發憤述作，乃有『上海足球』之輯行。編制體例，包羅萬有，上起初期，下迄最近，所採故實，彌不賅備。洵足稱有系統之著述，亦四十年來海隅足球之信史已。況以處身棋局中人，而一旦現身說法，不更親切有味？要非空中樓閣，鑄張爲幻者可比也。矧自上海足球聯合會創立以後，上海足球最高管理機構，實現自力之更生，則今後足球之發皇，將更臻於雲蒸霞蔚之域，當可預期。夫先代典型，堪供垂範，往古史乘，足資借鏡。惟代湮年遠，淪滅堪虞，則將來談掌故者缺於引證，善繼述者無從憑藉，不更可悚惕者耶？周子是書，適成於更替之際，所謂劃時代也者，其承前啓后之嬗述，當與足球史同垂不朽。殺青將竟，索序於余，余樂觀其厥成，欣然弁言於卷端。民國三十四年仲夏月鄞縣沈嗣良謹序，

自序

余從事體育工作，垂二十年。經驗所得，深知主持業餘體育之事工，惟以規律爲依歸，從比較而求進步，庶乎有考。而其首要之條件，端在行政獨立，組織公開，不受任何拘束，任何掣肘者也。我國體育之發軔較遲，一般人對於體育之認識較薄，講求體育之道，鮮合強國先強身之原意。甚者意識歪曲，指鹿爲馬者有之；閉戶造車，強求合轍者有之；築室道謀，毫厘千里者有之；遷就事實，畸形展布者亦有之；而強不知以爲知，患短視以盲從者更爲業餘體育之障。夫以古爲鑑，可知興廢，繩史以治，循資改革。故古者代有紀乘，垂範後世，秉筆直書，乃稱良史。可證史傳之重要，足以懲前毖後也。我國體育倡導纔數十年，苦無一部信史足資循軌，僅依遺範以供推進，豈愈於緣木求魚？亦無怪類乎牛步於陸也。理想之發展難期，不亦大可惜耶？足球爲我國最早接受之西洋文化，上海一隅，且已具有四十餘載之歷史。然而欲求一部較有系統，較爲完備之足球史，竟不可得，徒使有志之士，嗜痂者流，欲窮其源，溯其流，以求癥結之所自，二豎之匿跡而不可得；但憑一己之記憶力，或藉他人之傳述，以作古往今來之比較，容豈有一得之可求？甚或以譌傳譌，浸至誤入歧途而不自知也。此豈彼之咎耶？余昔担任足球工作之際，每慨然興感，而有寫作上海足球史之翼願，第以塵勞粟落，難賦遂初，生活迫人，壯志頓減，興而復廢者屢矣。遇者體力日衰，疾病侵尋，困頓之餘，因擺脫約翰教務。正苦長日餘閒，遂欲勉奮螳臂，償我素懷。比以友好之懲愚鼓勵，再獲石林兄之助，乃勉力以成是書。編纂初衷，一惟提倡業餘足球爲本，而以足球之歷史源流爲緯。以期奮勉現實，垂鑑將來；聊慰私願。惟是代遠年湮，史料搜集，每感不易，鴛鴦之餘，亦明知疎漏難免；覆醅之詞，無非如白頭宮女暢談天寶之博人一笑而已。雖然，借他人酒盃以澆塊壘，則我豈敢；亦無非藉煮字以療饑，庶爲稻粱謀耳。乃辱荷諸友好之深體愚衷，贊襄孔多，殊足使鰥生銘感靡已；而匡我不逮，正我疎謬，則又俟乎大雅君子爾。乙酉仲夏月海甯周家駒謹識。

參加運動比賽之真義

周家騏

運動比賽，爲訓練體格及鼓勵技術進步之唯一收效法則，足以促進健康，增進器官感覺及機速能力，更可以養成服從，正確，自治，克己，忠心，互愛，愛羣諸美德。是以提倡體育，莫不以主辦運動比賽爲出發點，我國如是，世界亦然也。吾人參加運動比賽而能認清其主旨，則自有樂趣存在。好比下棋猜拳，同具閒情逸緻的真意。至於比賽之勝負，不過結果上之計數而已，勝固可喜，敗亦不辱。比賽終了，其於兩方所得體育上之利益，原是均等，未判多寡。當下棋完局，猜拳分曉時，則彼此歡號，各表盡興。與比賽後舉隊歡呼，具有同一意義。倘或有以一局一牽勝負之計較而致爭鬧，而致打架，則旁觀者將笑之爲神經錯亂，目之爲醉漢胡鬧。因訓練體育而效尤醉漢舉措，決非有識者所願爲。此切合之譬喻，正可以解釋所謂『業餘運動』性質之超然，高於一切也。屢見運動比賽中因勝負之故，鬧成一片，離場也，動武也，失却運動真意，喪去人羣互愛之美德；正如下棋不終局，輪拳懶飲酒，同是精神上不良的表現，深致痛惜者也。

查此等不幸事件之發生，往往由於在場者（運動員或觀衆）對於好勝心或私見太重所致。要知既曰比賽，則勝負之分，自在意中。如一定要心目中所偏愛之一隊獲勝，纔稱滿意；則不啻窮兵黷武，出乎天演公理以外。凡事能息心靜氣，退一步想，則心自平，只要能了解『爲何而參加運動比賽』之意義，已足以解釋一切。再查每比賽之關係人，不外乎（一）運動員，（二）裁判員，（三）觀衆，三種原子組織而成。比賽之主體，當然是到場運動員或借稱球員。球員在場，得到訓練體育之機會，一切舉動言語，在在需要自己的檢查，是否合乎體育道德，適乎比賽真意。至於在千萬觀衆前之一舉一動，更足以表演一己品格之好壞，博取旁觀者之毀譽者也。普通亂子之釀成，往往由於球員舉動之放浪，而使觀衆發生形影相從之傾向所致。倘如球員各能循規蹈

矩，息心注意技術之爭取，而無粗暴表現時，則觀眾決不致驟然忘形動武，造成不幸事件之可能。是故球員負有領導觀眾，及表現其所屬組織或一己譽毀之責任。至對於對方球員，則應以禮貌相待，以技術規則制勝，凡受過正規訓練之業餘球員，此爲其基本知識，應能知其重要。明知故犯，是罪惡之大者。

比賽本係兩球隊或幾個參加隊伍之事，本無容觀眾臨場之必要。但因主辦機關爲鼓勵體育之宗旨，及限制人數維護秩序之故，設法售票容納觀眾（藉此機會以爲籌措經費，當然也是事實，但須認清此非目的）。亦兩得其便之事。但比賽之本意，決不因觀眾之多寡，有所更動。故參觀運動比賽，與入戲院看戲，性質完全是不同，球員無對觀眾有賣力之義務，球隊亦無一定要獲勝之必要。臨場觀賽之目的，是來鑑賞球隊技術，歡呼贊美優美表演則可，叫喚罵詈幼弱技術則無權也（你如罵球員，他可回答你『我打得好不好關你甚麼事』），至於比賽之勝負，更用不着旁觀者負責。設或觀眾與某球隊有痛癢之關係，則亦不過用較大的精神來注視比賽之進行，勝而喜，敗則亦要贊一聲對方技術較好，才是顯出你的真正運動精神。至對於裁判員之判決，球員與觀眾應服從的，這是推進運動比賽的絕對辦法。故如足球規則中所規定裁判員爲全場獨尊的人員，稍有不從，或藐視裁判員之處，即要判罰，即此意也。要知登場担任裁判職者，其技術與經驗，一定比你好。並且他有他的立場，決不情願以區區勝負之出入，偏袒某隊，而自貶他的人格。設而忙中有錯，也是兩隊並受之利弊。倘使球員觀眾專以勝負爲前提，則裁判員所判對己隊之罰則，都是錯了；所謂戴了黑眼鏡看出來，都是黑的。廣大的運動場，你高高坐在看台上望去，是不是比裁判員看得清楚，這一點也要計到的。

總之運動比賽，是爲訓練體育而設。是業餘的娛樂（游藝場賣技的才是職業的），無分國際，不分彼此，只要身體好，不必一定要獲勝。所謂凡事宜求實際，一切虛榮，都是浮雲，體格孱弱，才是個人或國家之真正缺陷。

教·練·荒

一個球隊的好壞，端在教練之得人與否。儘管球員的個人技術造詣得怎樣好，沒有一位良好教練的指導，一隊的合作和作戰的策略，總不會

有美滿的。究竟無師自通，是很少的；舉一反三，已經是不易了。如果沒有一個先知先覺的提示，勢必陷入錯誤而不知。現在稱得上好的教練可說絕無，而辦球隊的也似乎把教練丟在腦後了。如此而要練成了一個勁旅，真是緣木求魚了。

業餘運動之旨趣

周家駒

爲訓練體格而運動，因愛好運動而參加比賽；有正當職業，而以運動作公餘娛樂；不因參加比賽而收受直接或間接之酬報，或有利於他人之作用者，是曰業餘運動。

夫求體格強健，乃民族同具需要之原素；強國之道與個人事業之成功，還須靠學識技術之造就，單重講求體育，不爲功也。是故世界各國之提倡體育，不論政府或民衆，皆專以注重提倡業餘運動及防止職業化膨漲爲主要任務，此卽上述原理之明證。

業餘比賽之發售門券，其動機在限制觀衆，爲維持秩序之一種辦法，而非比賽之目的。然因發售門券而使比賽與金錢發生間接之關係。在此微妙之連繫上，其界說極易混淆。如管理當局處置含糊，判別不明，或主持不嚴，限制不力，卽易使運動員有希冀顧問門券之慾望，亦卽業餘運動員趨向職業化之所由來也。

根據提倡業餘運動之原意而論，則比賽與門券迥然兩事，決不可混淆並論。蓋球隊之組織，自有其經費之準備，決不靠其他收入以挹注。大凡一業餘球隊之組織，目的爲參加比賽以求攻錯，藉增鍛練之興趣；故必先有基金，以作經常費用。如利用門券收入作經費者，乃職業球隊也，已完全失却業餘之主旨矣。故比賽之是否發售門券，與收入之有無，與球隊絕無關係，理甚明顯。雖然，主管當局，有時發現某一球隊或運動團體，其經費確實支絀，甚而有趨於瀕絕將遭瓦解之傾向，則又理宜加以補助。此乃體育主管機關提倡體育，翼輔運動團體應有之職責，應盡之義務，卽無門票收入，亦應設法補助之，培植之。但此與比賽之發售門券，又截然爲兩事。輔導一個貧弱運動團體使之健全自立，固爲提倡體育者應盡之使命。然必須以不偏不黨之正直意志處理之。如接受某一團體之申請，應審察其是否需要，而決定其應否補助，此乃主管機關之職權，非球隊所宜顧問。

，亦非球隊所得干求者也。如假補助經費之幌子，而隱作分潤之想者，則已跡涉職業球隊之行爲，不可爲訓。爲維持秩序而始限制觀衆，爲限制觀衆而始發售門票，則觀衆對所付門票之代價，應視作一種公益之輸將，不可存爲付錢買球看之錯誤心理。更須瞭解此乃互相切磋之業餘比賽，並非實解式之演技，故與進戲院看戲不同，與看職業比賽又不同。雖則同爲化錢買票，同爲眼皮上之供養，然一究其性質則截然各異者也。

體育主管機關之提倡體育，其經費亦並非完全倚賴門票之收入，比賽之發售門票，其出發點完全爲維持秩序着想而已。惟有此門票之收入，適足以加強事業之運用。故其主持者，應依照公共事業之公開管理法以處理發售門票，及保管金錢之重大責任；必須使之涓滴歸公，取之於體育者，完全用之於提倡體育，收之於大衆者，用以謀大衆之福利，以昭大信。夫提倡體育者，所以謀大衆之健康，亦即福利大衆之事業者也。

觀衆所付門票之代價，既爲一種公益之輸將，業餘比賽之所以發售門票，乃從限制觀衆出發，已如上述。故球隊實力之高低，球員技術之好壞，乃其自身之責任，與觀衆若風馬牛之不相干；蓋其出場非爲「賣解」，而觀衆之欣賞，又不能與買票看戲相提並論，與看職業比賽者自又不同也。至於兩隊之勝負，則更與觀衆不相關涉。故觀衆對於技術之優劣，球隊之低能，或演出之失常，勝負之不如意想，公然加以指摘，叫囂，辱罵，甚或因而引起糾紛者，誠出乎情理以外之行動，更不可爲訓。細究其原，實緣觀衆對於業餘與職業之界說未明，門票發售之主旨何在？所化代價之屬於公益輸將，間接負有提倡體育之助各點，未能瞭解所致也。

年來球場上糾紛迭起，肇因每起於觀衆之哄鬧，當局雖暫解百端，然儘管理論如此，而事實又如彼。此乃解釋未溯源流，不能搔着癢處，等於揚湯止沸也。故不憚辭費而重又爲之辭。

辮子故事

清末一般青年最流行之裝束，爲四股胖辮，蓄前留海，故作足球戰時，恆須將髮辮盤起，繞成一辮陀，否則如嫌礙事。猶憶當年約翰球員黃明道君，不喜將辮

盤起，或紮緊，而其速度又極快。故遇黃追奔逐北時，其辮恆被風吹成一平行之直線，轟於腦後，蔚爲異觀。對方球員於其作一百八十度之急速旋轉時，每有被其辮梢揮擊眼部之虞。而黃亦每慮其辮之被人拉住。幸而髮辮已隨革命而革除，否則足球規則上，勢須加入防止「辮子犯規」之種種限制焉。

聚興誠銀行

專營一切銀行業務

總行：地址江西路二五〇號 電話一三四九七（轉接各部）

分行：敏體尼蔭路六八號 電話八一九六〇

分行：靜安寺路一一〇一號 電話三九五八〇

堆棧：廣東路一三八弄十號 電話一四二八〇

足球淵源錄

別下

正式足球遊戲，於一八六三年創自英國，原名爲 Association Football 考 Association 一字，含有聯合心智及協力合作之義。故比賽之賴全隊通力合作，極爲明顯。其傳入我國則在鴉片戰爭以後，香港則爲遠東之發源地；上海有此遊戲，則更遲後約十年也。我國在十屆遠東運動會上，足球錦標連勝九屆之多，足證國人對於足球乃性之所近，其技術則更適合於國人之習尚也。

足球傳播之廣，速於置郵，其普及更遍於全世界之角落，而其愛好，更可謂與有同嗜。目下試以「世界何項運動最爲普遍？」問於人，則當可隨時隨地得一不約而同之答語曰：「足球」，蓋無論寒暑不同之區，炎涼異態之域，均所同嗜；愛好喜習，樂之且不倦也。然則，足球之歷史如何？則類多漫然不能置答。

戰前，英國弗萊特克力、卡透及卡佩爾寇佩三氏合作「偉大之錫」Mighty Kick 一書，除于球術探討外，並詳考其歷史掌故，頗具相當憑證。據謂遠溯上古，已無從採證，然從有史所載，則爲由森林曠野間恣意尋樂之一種遊戲，浸假而成爲目下足球之嚆矢。考英國最初之比賽，在吉斯透，當時係以就戮後丹麥武士之死後頭壳相蹴，作爲皮球之象徵，嗣後乃始有非正式之足球。中世紀時因蹴球之過分興奮，執政者乃加以干涉，蓋以到處有猛烈之競抗，且目爲一國之危險習俗矣。其後略有改革，並得權威者之贊助，更經文學巨子如歇克司比爾，愛迪遜，司谷脫等之稱賞，遂爲大眾所歡迎，成爲正式之運動項目。而流光如駛，當茲二十世紀時，足球已成爲全世界之極好藝術，大衆化之體育競技矣。

英國足球，組織備極嚴密，在科學化之合作下，已爲青年心身發展之唯一門徑。其傳至國外之淵源，則係由蘭開夏之棉織工人介紹與荷蘭，克萊特賽特之鐵釘工人傳與瑞士，蘇格蘭之園丁傳授奧國；至美洲則係英國之機器匠牧師等，與土人作爲日常遊戲，而得能風行一時，爲衆所同嗜焉。

起源是丹麥武士之頭

桑榆君曩在業餘週報發表之「球事縱橫談」裏，對足球之起源，敘述頗爲賅博。其言曰：

「凡是一樣事物來加以考據，你會找到許多不同的故事——足球並非例外。我記得六七年前，惠堂曾在港作一次廣播演說（當時我在上海收聽到），他說：足球是我國古代蹴鞠的衍變。大致如此，我也記不清楚。總之，聽了怪有趣，他也確實下了一番考證工夫，但是否可靠，我想惠堂本人亦不敢確定。

其實，在英國，足球究竟起源於何時，也傳說不一。

最近，倫敦方面甚至於有人認爲：足球肇於紀元前五百年，古代的斯巴德民族時代。爲時太遠，縉紳先生難言之。

比較的可靠的，也是一般人所公認爲信史的——足球是起源於紀元後一〇一七年，在英格蘭。據這一種「學說」，那故事是這樣的：

那時候，英國有許多地方在丹麥人的統治下，而英國商人恨丹麥人切骨；一旦捕獲丹麥守軍，即將其頭顱割下，在巷中互踢。不但作樂，亦是洩恨。

後來，有人把吹滿氣的泡來代替丹麥人的頭顱，這一來減少了腳趾的受傷，因之這一種運動就風靡一時了；但當時仍無何種規則，每次終以「全武行」而結束。於是有人定出基本的足球規則來；限制參加人員的活動地位與空隙，球過球門線時獲得一分。

在這時候，足球的名稱還沒有定，然普遍頗速而廣。後來英國的皇帝認此種運動流播太深，使一般人民不事射箭的國技，遂下令禁止，足球不准舉行者約有四百年。一直到一六〇三年，英皇詹姆士一世始下令開禁，於是三島各城市，足球盛行矣。

一八六一——六二年間，用手擲球奔跑的英國式橄欖球上市，喜足球運動者就有了派別。在一八六三年，倫敦足球協會成立，兩派遂分涇渭了。』

規則之衍變與改進史

足球既具如許遙長之歷史，歐洲國家無不普遍發展。從久長之經驗與歷年實習之心得，對比賽技術，及管制規則，逐漸加以改進。迄今此風行全世界富有興趣之足球賽，成爲一種完美之遊戲。足以促成球員君子風度而爲訓練體格之助。亦最能迎合國人心理值得提倡之有益運動也。

原始時代的比賽，按諸史乘所載，係以丹麥人之頭顱骨戲蹴，而偶然成爲一時之風尚，與籃球之從兩隻啤酒桶而來相同。其比賽方法，已不知經過若干次之改革；球隊之人數與職位，亦曾費幾度增減，始定爲十一人一隊之固定原則。渺茫之遠古，固已無從考證，爰將最近三十年來規則之重要更改，擇要列舉，以作足球掌故之談助焉：（技術衍進詳必力君文）

一八八二年十二月，擲界外球時需用雙手在頭後擲出的規定開始實行。從前，擲界外球是隨便的。同年，英國有三個足球隊開始實施三前衛踢法（即中堅與左右前衛之中衛線的建立）。

一八九一年，創十二碼球之罰則。

一九一二年，守門員用手接球的範圍，始規定僅限於內衛線以內；以前門將是到處可以用手的。

舊規則守門員除得在罰球區域內以手觸球外，在規則之保護與其他球員無異。新規則有A在球門區域內未獲球時，對方球員不得觸及其身體，犯者罰任意球。B獲球後如有不合例或危險性之衝撞，亦作犯規論（按：二十年前如守門員獲球後而不躲避，則對方球員可向之猛撞，連人帶球撞進球門，亦屬合法）。

主罰自由球時，防守方球員應距離罰球處十碼之遙——這一條規則，一九一三年才如此規定的。以前那相距的遠近是六碼。一九一四年，同樣的規則始適用於開門球及角球時。

球門球必須向前蹴之更改，乃一九二九——三〇年季實行。舊法後衛將球挑起，由守門員接住後，用高球蹴出，似予守門員太便利。蓋對方前鋒，不易有襲奪該球之可能也。新規則球門球除必須向前蹴外，並須踢出罰球區域以外，否則予以重踢。

罰十二碼球，守門員一定要立在球門線上，在一九〇五年開始實行的；但在那時候，門將仍允許在球門線

上左右移動。到了一九二九——三〇年季，則更改爲門將必須立定在球門線上；在球未移動前，雙腳不准分毫移動。蓋舊規則守門員得任意跳躍，以亂主罰者之視線也。此種更改，乃與球門球必須向前蹴之更定，爲一種交換之限制。

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一日，萬國聯會規定：國際比賽時，守門員的長袖球衣必需深黃色的。

一九二四年六月，蘇格蘭足球會提議，全英總會及萬國聯會通過，角球得直接射入；以前則必需間接的。三十年前無越位規則，前鋒偷冷飯，做好細，容易引起球員間之粗魯行爲，且足減少比賽之真正興趣，故後有越位規則之發明。初定爲『至少有對方球員三人站在離端綫較近處不算越位』。但此規則一經試用後，對前鋒攻取之難度太大，因有越位規則之更改。防衛人數從三人減至兩人，即前鋒進攻時，只要前面尚有防守方隊員兩人（門將在內），即不算越位之規定，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在巴黎召開之萬國聯會的決議案。

一九三一年六月，萬國聯會修改規則兩條：一爲守門員得持球行走四步（以前僅許兩步），即第五步未著地前必須離手。一爲擲界外球違例時，不罰自由球（以前如此規定）而改由對方擲界外球。

一九三九年的簇新規則則是撞人例的修正，非有誠意奪球之趨勢或可能，撞人即爲犯規。

以上所舉，不過是犖犖大者，仍不免掛一漏萬，而當時所以改革的原因，都是爲了某一種畸形發展而使然的，類如門將在未接住球時前鋒不得衝撞之規定，以及跨步限制之改革，實因遭遇危險性過甚，門將受傷過多，甚或因而死亡者所致。足球規則將來也許還有局部的修改，但不致有何劇烈的變化，因爲足球規則已經成了一部「足球法律」。

在我國之熾盛與普遍

這大概沒有什麼疑問的，香港是華南初有足球的場所，而華南是得球類運動風氣之先的根據地。到了現在，更毫無疑問，足球是全國最普遍的，最受人歡迎的一種球類運動。這一點，可以從歷屆全國運動會中的參加單位和觀眾人數來證明的。萬人空巷的吸引力，只有足球才做得到；其他任何明星，任何世界名將，都無足球精彩賽的號召力。你看，全運會的足球錦標決賽，購票人數達十萬開外；而球王之聲譽更是家喻而戶曉的呢。



福康皮鞋

科學管理

工人機械

確是與眾不同

南北京路二十二號沙遜大廈內

電話一〇〇六七

海隅足球概述

蔣石林

海隅之有足球，可說隨鴉片以俱來。當鴉片戰爭既起，清廷被迫爲城下之盟，遂於一八四二年（清道光廿二年）之八月廿九日，由耆英與英使璞鼎查簽訂中英江寧條約於南京；於是香港一島，割讓於英，而上海亦被闢爲通商口岸之一，盎格魯塞克遜人遂亦聯翩東來。號稱大不列顛國技之足球運動，亦挾與俱至。滬人潛移默化，相習歐風，浸漸而足球遂爲全滬人士之所好，以達今日之鼎盛，誠所謂由來者漸矣。惟東漸之歐風，香港每獲其氣之先，足球亦何獨不然。海隅雖亦步亦趨，然已難著祖鞭，而落於港島之後塵耳。故探源厥流，足球之隨鴉片以東來，亦不第海隅而已。

英倫三島爲足球與賽馬之鼻祖，故英人足跡所到，跑馬廳與足球場卽跟蹤而至，此說亦端非謬論。當英僑之初履上海也，黃浦江頭，猶是一片漁籬蘆荻風光；雖草萊甫闢，其國技——足球則早已逐漸發軔。河南路頭之拋球場，雖已湮沒不彰，然其名詞，迄今猶流播於我人口吻。依其距離浦濱之不足半哩，衡以租界發展之自東及西一點推測，則可證其發源之早，與其歷史之久遠也。

自一八五八年（清咸豐八年）英法聯軍之役，續訂天津條約以後，舉凡領事裁判權，關稅協定，以及最惠國條約等，網羅無遺。於是江海關創設於上海，英人赫德隨於一八六三年（清同治二年）被任爲首任總稅務司。同時西僑最大企業之英美煙公司亦先後成立。再越數年，而英美煙，海關，及英海軍等足球隊，次第出現。是爲上海接受足球洗禮之最始，亦中國之有足球運動之萌芽也。

草創之始，規模狹隘，僅具球隊之雛型，初無球會之組織，更無管理競賽之機構也。而從業球員，亦祇爲碧眼黃髮之西僑，終鮮國產球員之馳逐。然耳濡目染之餘，難逃習與性成定例，至十九世紀之尾期，始有華人足球隊之誕生；而開其風氣之先者，則爲聖約翰大學之下芳濟校長。其時尚值有清末葉（一九〇一），民國猶

未肇起，故約翰生徒雖已接受歐化洗禮，習尚則依然遜清舊俗；髮辮垂垂，洗滌腦後，即站在時代前端之足球隊員，亦未能免俗（請參閱本書珍貴銅圖）。每遇比賽，輒須盤辮於頂，庶使馳騁。設於四十年後之今日，重觀此種奇裝，未有不令人捧腹大笑者。即偶一披覽此珍貴之銅圖，已足令人嘔噁不置，苟或重現色相於跑馬廳頭，則我知其吸引力，將超越一切。

約翰隊爲我華人足球隊之鼻祖，繼約翰而興者則有吳淞之商船學堂與南洋公學（即現在之交大），然此猶是學校球隊之雛型也。至於業餘球會之組織，則肇端尤遲。當一九一〇年以前，九畝地舊校場上，已有若干愛好足球者之馳騁，然初未具備球隊之形色，不過爲一種散兵式之蹴鞠練習耳。雖不成旅，然終不能不認爲業餘球隊之濫觴已。迨民國改元，南市公共體育場成立，遂有共和，樂羣，博愛三足球組之組織，惟不名「隊」而曰「組」，是爲上海正式業餘球隊之嚆矢。而約翰則爲一切華隊之始祖也。

當英人之挾其足球國技以東來也，初期亦僅有友誼性之比賽，而演出亦僅限於海關，西捕，英美煙，及英海軍等三數隊而已。其後西人球隊之成立者漸衆，若西商會，臘克斯，陶克工程會，萬國商團以及西捕等隊，次第成軍。迨一九〇二年，始有英僑史考托捐助銀盃一具作爲競逐之獎品，而著名之史考托盃比賽，遂於此時奠其礎基。是爲上海足球之有正式競賽之肇端。

因史考托盃之肇始，遂有上海足球會（即 S.F.A. 西聯會）之組織；越五年（一九〇七）而有聯賽之舉辦；翌年（一九〇八）更有國際盃及港滬埠際賽之繼起；一九一一年，復添辦乙組聯賽；西聯會之規模，於以大備。是爲上海足球比賽之有正式管理機構之始。不圖四十年來大權旁落，海上球事幾盡操於西聯會之手，亦竟於此胚胎也。

當夫有清末造，西聯會雖已草創，而我華人球隊，尚在萌芽；有之，亦惟約翰書院一旅。迨南洋與商船學堂足球隊之先後組成，所苦者乃爲比賽對象之難覓。其時，西聯會之盃賽與聯賽，尚未許我華隊問津，僅許其會員隊若海關，若英美煙等與我約翰南洋等隊，作友誼比賽而已。是爲華隊與西人球隊接觸之始。迨後鐵路隊成立，約翰等始多一切礎之對象也。

民元以後，以迄民十（一九二一——一九二二），此十年中之海隅足球，可謂培養於學校時代；至華東大學錦標賽之肇始，始嶄然露其頭角。其時之業餘球隊，雖已具有胚胎，然寥落可憐，充其量僅公共體育場麾下之共和，樂羣，博愛及滬寧路局之鐵路隊等三數隊而已。民十以後，學校球隊，正值鼎盛，由華東各大學，擴展爲江南八大學，蓬勃發皇，方興未艾。迨一九二三（民十二）年程貽澤氏之三育足球會誕生，垂範海隅，更發揮其誘導作用。是爲海上業餘足球會之元老。

翌年（一九二四）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總幹事沈嗣良氏主持下之中華足球會成立，舉辦中華足球聯賽，與西聯賽相抗衡，而華人足球隊遂如雨後春筍之茁茁；如佔據海隅球史最重要一頁之樂羣隊，亦於此際正式擴而爲一業餘足球會。是爲海上華人自辦聯賽之始，亦球壇之由發皇而鼎盛以漸入於普遍之時期也。初，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自成立於武昌之後，僅偏處於申報館小樓之一角，而經濟亦甚困窘，事業無由發展。經程貽澤氏慨捐鉅款萬金，始由葛雷博士等之贊助，向蓋洛潑租賃勞神父路之中華棒球場基址。於是中華足球賽遂告成立，以孕育此二十年來上海足球邁進無已之光榮史乘。

程貽澤氏之三育足球會成立以後，復發揮其體育外交手腕，以與西聯會折衝，卒告勝利；遂於一九二六年首先加入西聯比賽。是爲華隊問津西聯賽之始。同年甫經成軍之樂華隊，因不及參加聯賽而僅加入史考托盃賽，雖未能驟膺盟主，然出馬即以四對一大破連膺兩屆冠軍之臘克斯隊，亦足喪西隊之胆，而爲我華人吐氣揚眉也。是爲華人在正式國際壇奏凱之始。然而我華隊正式問鼎於西聯錦標者，則爲一九二七——二八年樂華之榮獲甲組聯賽及高級盃之雙料冠軍始（高級盃甫於是年增設，首屆冠軍卽爲樂華）。而我中華隊之加入國際盃賽，則早始於一九二四年；惟榮獲冠軍，則在一九二九——三〇年屆始。至史考托盃，則至一九三四——三五年屆，始由東華會首度染指也。

自是以還，華隊遞興，人才輩出，若東華，若麗都，若聯誼，先後稱雄，均足與當年之南洋，暨南，優游（卽三育會化身，詳見名族世家篇），樂華等媲美，於是而華隊遂成海上足球之重心；使衣鉢相傳號稱國技之番軍，未敢輕易問鼎之重輕焉。至於全運會上之爭雄，以及遠運世運代表隊之入選，詳見另章，不備述於此。

丁丑以還，中華足球會隨協進會而中道停頓，西聯會遂成事政局面。直至租界收回，西聯會自審已無存在之餘地，遂自動宣告結束。一九四三年之九月，上海足球聯合會誕生；是爲華人自主管理球賽之始，允爲劃時代之創舉。當足聯會接管之始，外交方面，由沈嗣良氏之奔走折衝，內部行政，由周家駟君之釐訂規劃，浸然大備，允爲莫大勳勞。而歲月不居，星霜兩易，足聯會兩年來之經過種種，幾可充棟，容另闢專欄詳述之。

當西聯賽之與中華足球賽對峙時代，其間隱然劃分鴻溝。華人球隊，幾僉奉西聯賽爲正統，而西人球隊，則從無參加我中華賽者。直至足聯會勃興，而西隊亦俯首聽命，受足聯會之節制焉。是西隊之受我華人管理，當自足聯會始。

至於各學校間之校際常年比賽，其有歷史性者，除華東各大學及江南八大學最著名者外，尚有全市中等學校體聯會舉辦之年賽，及各教會中學之校際年賽，亦海上球史之一角也。

外史氏曰：海隅足球之隨鴉片以俱來，允矣。此四十餘年來之遙遙華胄，可酌分爲四個階段。第一爲草萊時期，純屬西僑之天下，我華人無與焉。第二爲學校時期，其間自孕育以至發皇，則不得不歸功於約翰之卜芳濟與南洋之唐蔚芝兩校長；而華東與江大之鼎盛，實由此胚胎也。第三爲勃興時期，自三育足球會之振旅，樂羣樂華之代興，以至中華足球會之成立，均爲誘導業餘球隊勃興之功臣；沈程勛績，要相媲美。而迄於今茲之鬱鬱氣象，亦實基於此也。第四爲遞嬗時期，是爲西聯會之退隱，與足聯會之崛起；淪落已久之大權，卒告收復，其功豈淺鮮哉。夫西聯會因緣時會，隱然成爲海上球壇之驕子，享正統者，且垂四十年之久。乃以環境之特殊，華隊受其節制，於是大權獨攬，行政漸見腐敗；如歷來糾紛事件之釀成，均其階之厲也。然而爲德不卒，終告傾覆。當中華聯賽之全盛時期，吸引浩瀚，卒亦難撼其毫末；豈華亭之鶴，竟未堪與上蔡之犬同傳耶？是亦環境之厄人也，夫豈偶然哉。

逐鹿西聯之華隊

三育（後改優游）樂華 東華 暨南（後改高茹）

麗都 聯誼 震旦 約翰 青華 友聲 光陸 進
德 星光 合羣 安華 友聯 華聯 華僑 華捕
聖光 義中丞 公團聯 海關 顧中烟